

音乐剧·玫瑰

北北

国庆长假已过，假期间看《爱情神话》音乐剧的体验依然令我回味。看剧的那个午后和黄昏凝成这个假期的独家记忆。

首先是音乐剧本身带来的高愉悦感。改编有内容创新，整场剧从舞台布景到表演水准都超预期，有一阵我恍然感觉自己置身曼哈顿，在百老汇。剧终正是黄昏，拉着一起观剧的朋友去觅食，穿过永盛里的弄堂，来到永嘉路，我们找到一家小店入座。透过店铺的大落地窗可以看到对街，街边露天座坐满了喝咖啡或啤酒的年轻人，和弄堂里支个小桌子坐在小板凳上打牌的老人构成了一幅非常海派的图景。市区的上海和郊区的不同，在繁华的底色盘上随意调几笔风情，加几分烟火气，就是那么独具魅力。久居郊区的我很享受此刻的氛围，感觉从现实中抽离，从烦恼、疲惫、机械感中苏醒。我和朋友聊着剧，聊着最近的生活，聊完走回文化广场，此时剧院门前的音乐喷泉开启了，配上五彩的灯光，真是美轮美奂。就如享受了一场精神按摩，现在的我神清气爽，能量加满。

想来过节的气氛感比仪式感更可贵，后者多少带点商家的心思，比如生日的标配是蛋糕，情人节的标配是红酒和玫瑰。但每年重复的仪式感容易让人有套路感，想加点新鲜的元素无非蛋糕换定制的，有着别样的图案和升级的原料；红酒换个年份或酒庄，玫瑰换个品种或颜色。物件越来越高级，但基底不变，蛋糕还是蛋糕、红酒还是红酒、玫瑰还是玫瑰。“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来自斯坦因的诗，我的理解是不用把事物复杂化，赋予它本身以外的含义。人们给玫瑰赋予了爱情的意义，除了容易凋谢这一点，我从不认为两者有何相似。说到爱情，俄国诗人茨维塔耶娃《十二月童话》中有一句冒了出来，“相信爱情依然存在的人，原来是个智障。”诗人总是人间清醒，但若一直活得太清醒，就会失去很多乐趣。所以音乐剧比玫瑰好，它所提供的沉浸式氛围至少让人在观剧的那几个小时能脱离人间清醒，智障一回。而你不可不会因为看到对方手捧玫瑰，就相信他爱你。

仪式感花钱即可营造，氛围感和钱无关；仪式感总和节日相关，氛围感平日里也能营造。比如当你独自驾驶时，车里正好放着动听的音乐，在一个小小的封闭的空间里流淌着雨滴声，车外却艳阳高照，这是你专属的氛围感。又如就算是同一家餐厅，一厢豪言壮语在谈钱，另一厢轻声细语在谈文学，两个包厢的氛围感截然不同。氛围感最可贵的一点是给人另一个高度自我、隐秘的平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清醒着孤独，或共振着神话。



休戚与共 (没骨写意) 李采姣

妹妹迎春打来电话说，她的大女儿晨晨爱写文章，希望我传授点写作技巧。我说，写作有如和面……这时，恰好女儿远程电话“挤”进来，听闻此事，要分享写作诀窍。

女儿说，爸爸当初教我写文章，就是讲《古文观止》里的文章。您讲过，“古文观止”——“叹观止矣”，中国古代短篇幅的有代表性的好文章，六七成都收在里边了。把《古文观止》里222篇文章，至少挑出百十篇来好好品读，领会其立意和笔法，精读精研，日就月将，慢慢就会写文章了。女儿回忆说，刚上初中时，爸爸每周都要给我“加餐”，讲两篇《古文观止》里的文章，并且要求背诵。当时那个愁啊！但文章确实是好。我说，虽然“观千剑而后识器”，但这只是“打底子”工程。知道什么是好文章，并不等于能够写出好文章，故谈不上写作诀窍。

女儿坚持说，我认为这就是写作诀窍。爸爸给我讲古文，我自己反复诵读体会，能体悟到文章的基本美感及深邃意旨，也能厘清文章的基本框架和层次结构，几十篇文章过上几遍，别样翻新的“文章花样”都见识过了，再看那些美学上差一截的“水文章”，就看不上了。人常说眼高手低，其实眼高了，手也低不到哪里去。还有一点，好文章不仅在美学上令人“叹为观止”，对观察

世相、认识人也有很大帮助。我私下以为，《古文观止》里排第一名的好文章是贾谊的《过秦论》，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易，读起来排山倒海、大气磅礴，有大型交响乐的感觉，具有震撼力与穿透力！排第二名的是屈原的《卜居》。我说，你还搞了个“佳作排行榜”？女儿说，对于一个初中学生，第一次读《卜居》，带给我巨大的心灵震撼！在坚持理想——此路难行，和与世俯仰——活得欢实二者之间，该如何抉择？相信这世上很多人都会面对这样的痛苦选择。屈原去请教“预测大师”太卜郑詹尹，詹尹回答：“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多令人失望！我说，龟策当然不能知此事。女儿说，爸爸当年逼我背《新华成语词典》，也属于“打底子”工程。当时年龄太小，很不情愿，所以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反反复复，拖拖拉拉，没有背完。我说，记得后来，你很想想要一个苹果“派得”，跟我商量，我说可以，但有个条件，必须把《新华成语词典》背完，我要出题考试。你一两周就基本上背下来了，真神速，考试打了70多分，了不得。女儿说，幸亏爸爸当时逼我。现在想想，每一条成语都很美，含英咀华，包蕴了古代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面，是优秀传统文化浓缩的精华。现在越来越体会到它“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广阔的知识含量和精深的美学价值，可惜当初学得浮皮

写作有没有诀窍？

李建永

潦草。所以，我想买一本《新华成语词典》，放在床头，可以随时翻阅，补课。我说，想写作，不仅仅是熟读我国古代经典，古今中外的文学哲学名著都要广泛涉略。女儿说，留学那些年，对世界文学和哲学名著都下过一番功夫。我说，孔子讲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在我看来，己所欲，亦勿施于人。因此，我很少给人开书单，一般也不推荐人家的孩子背这背那，更不讲什么写作的“妙招”和“诀窍”。就是怕有些“熊猫画虎”的家长学样儿，给未必有写作兴趣和志向的小朋友加重负担，把他们天真烂漫的童年搞得“愁云惨淡”。



女儿说，那您跟迎春姑姑和晨晨妹妹怎么讲？我说，我理解，写作就跟和面一样，“教上十遍，不如亲手捏一遍”。不管你怎样讲，倒水，加面，使劲搅拌揉搓，再揉搓，但初学者和面的人，还是双手沾满面水混合物，加水会太稀，加面又太干，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最后还是和成了一坨干湿不均的面疙瘩！你说这和面有啥窍门？无他，多和，直到有一天和到手光、面光、盆光的“三光”境界，你才真的学会了和面。写作也是这个理儿。我对女儿说，你不是喜欢苏轼的文章吗？《东坡志林》有一短章：“顷岁，孙莘老识欧阳文忠公，尝乘间以文字问之。云：‘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者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此公以其尝试者告人，故尤有味。”“六一”是东坡的老师，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先生，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孙莘老是东坡的好友孙觉，字莘老。孙觉向欧阳修请教“作文之道”，先生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至于作文少，又懒读书者，每写出一篇文章，就想“力拔

20世纪90年代中叶，我作为知青子女回到上海。离开从小长大的云南小镇，不再有米线、饵丝，要想吃点和辣沾边的，只有学校附近小店的辣酱面。预先炒好的辣酱浇头，主料是香干、土豆和笋，浇在红汤面上。红汤并不辣，而是浓油赤酱的红。辣酱面实际上没什么辣味，还透着些微的甜。这便是我和苏式面的最初邂逅，面固然是好吃的，却有种种愁无法化解的懊丧。一晃六年过去，我在读计算机专业的大专自考，靠着业余学的日语，经人介绍，进入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当文员。上班第一天，副部长说开个欢迎会，办公室的人呼啦啦全到楼下的面馆吃饭。我一看菜单，吃了一惊。最便宜的面也要三十多，差不多折合我一天的薪水。记得那时上海街头的辣酱面好像是七八元一碗。我不知道那是一家有名的饭店，想到以后每天上班可能要在午饭把工资耗尽，暗自焦虑，面的滋味也变得囫圇。吃完，副部长买了单。

面馆是时间的刻度

默音

后来发现，正常的午餐价格在十元左右。办公室不带饭的人常一起点外卖，盒饭或面。附近有一家叫作小桃园的店，说是附近，步行过去有点远，所以我一次也没去过。小桃园的拌面非常美味，但因为生意太好，通常要在午饭前一个小时打电话订。那头不说，再打电话去催，那等来，送出来了。仍然不来，再问，店家说“面下锅了”。加辣肉或大排浇头，十来元，比普通店稍贵一些，但无论是等待还是价格，都很值。又过了若干年，重新当学生，转做文字工作，搬到虹口居住。因朋友说起，才知道附近有家阿峰面馆，在沪上排名相当靠前，有不少慕名远道来吃。走去一看，两间店堂中间夹着窄如过道的厨房，墙上一排电扇，对牢底下的桌子摇头晃脑

地吹。桌子几乎全满，顾客们的交谈声夹杂着传菜阿姨报单的大嗓门。“辣肉拌！”“大排汤！”一种促进食欲的热闹。阿峰的汤头浓郁复杂，除了顾客选的浇头，还会加一勺雪菜。他家的豆制品特别美味，素鸡、百叶结、红烧得入味，再吸足面汤，吃起来有满足感。叫作“大肉”的浇头是大块的红烧肉，放了陈皮，自家烧不出那样的滋味，我通常吃完面再打包一份带走，晚饭不用做荤菜。偶尔去阿峰吃个面，不觉间也过了若干年。从现钞到移动支付，坐在账台后的老板娘换成了女儿，一样麻利。顾客形形色色，我见过拖着行李箱来的，边吃边喝酒的，有些人一口气点三四个浇头，显然是哪一个都割舍不下。如今，在阿峰点猪肝面加素鸡，也要近三十元，当年让我震惊的价格已是寻常。每一家面馆都代表一段生活，某种意义上，与人们的日常相伴的面馆，成了时间的另一种刻度。

由于从事史志工作的缘故，我认识唐培吉先生很多年；但唐先生认识我的时间，却只不到一年。新冠疫情时期，左邻右舍这群“最熟悉的陌生人”忽然有了相互熟悉的契机，第一次得知闻名已久的唐先生竟然和我住在同一栋楼，第一次敲开了唐先生的家门。

唐先生是中国现代史、党史研究领域执牛耳者。他听闻我在地方志系统工作，便主动提起一些方志前辈，让我顿感亲切。有一次，唐先生给我发来一则关于1930年筹建上海市通志馆的史料，他兴致勃勃地说：“我们真是有缘，我父亲唐乃康曾是上海市通志馆的筹备委员，很有意思吧！”唐先生常常叫我“小石同志”，这让我很喜欢，觉得他是将我当作志同道合的晚辈。

唐先生待人温厚又体谅。疫情严重时，居委会每周去社区医院为居民集体配药，唐先生便托我将他的医保卡和一张列着十余种药品的清单转交居委，孰料最后只配回4种药。我过意不去，唐先生却安慰我：“不要紧，是药房库存不足吧。”我说楼里有两位邻居在医院工作，或可请他们帮忙。唐先生却坚持不劳烦他人：“能过得去就行了，大家都不容易。”

我认识唐先生的时候他已经92岁，但思维依旧清晰。微信聊天、购物、转账，他都操作得非常顺利。听他家的保姆说，读书看报是唐先生每天的“必修课”，除此之外，他每天还要关心一下股市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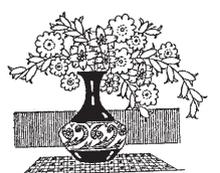
唐先生腿脚不灵便，但他着拐杖走路时总是尽可能挺直腰背，端正仪态。好几次去唐先生家中，都听见他在放交响乐。

我喜欢品尝不同种类的芝士，没想到唐先生竟是同好。有一次唐先生问我能否帮他买芝士，我随即从冰箱里拿出一包未拆封的切达芝士给他，他很欣喜，第二天郑重其事地给我发微信：“承蒙厚爱转让，今天早晨吃得很有味！”那以后我买到可口的芝士，便会邀请他一同品尝。唐先生每次都执意要向我转账：“这是应该的，我们AA制好吗？”他也会即时和我交流美食心得——“我感觉似乎陈年切达味道好些。”“淮海路上有一种球状的芝士，味道很正宗。”

去年11月上旬，唐先生因心绞痛入院；今年1月中旬，唐先生告诉我他的爱人亦住院，家中无人，委我代收快递。唐先生住院期间，常在微信上与我互动，过年时他说节后即可回家，我便以为他和前几次住院一样，慢慢调养总无大碍。元宵节前一天，我发现唐先生家的信箱坏了，遂将信件悉数取出，与之前代收的快递放在一处保管，又微信告知与他。元宵节傍晚，我想给唐先生发个节日问候，惊觉他并未回复我前一日的消息——往常他回复的间隔从不超过半日。我心中闪过一丝不安，翻了翻手机，发现一周前他还在朋友圈点赞，又稍稍宽心了些。谁知第二天晚上，便收到了唐先生于元宵中午离世的讯息。

我与唐先生相识甚短，我不是他的学生，不能够对他的学术有所继承。在我的心里，唐先生是一位宽厚儒雅的老爷爷，我们曾经相互给予过温暖与善意，这短短的时光就足以被当作值得珍藏的记忆。

山兮气盖世”压过别人，那是很难做到的。如果一定让我说说写作的“诀窍”，也就是欧阳修所讲的“勤读书而多为之”，简化为四个字“多读多写”——多读，只是“打底子”，找“参照系”；多写，才能“见真章”，才是“硬道理”。



夜光杯

过完中秋的第二天，我踏上从上海飞往南法格拉斯的航班。凌晨的航班，可以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和家人吃完晚饭再出发。小区里金桂飘香，湿润的夜雾使香气愈发“浓清久远”，仿佛无形延长的臂弯，代替家人们陪伴相随。

往年中法两边跑，带学员探索香气世界，业已习惯，并享受随时出发的快意。后来全球疫情暴发，类似的工作之旅被搁置，便有更多时间沉淀自我与原生故土及其连带一切的内生关系。重启后的出发，反倒令人对故地多了一些眷恋。

南法金色透亮的阳光，如电影切换镜头般把人迅速拉入另一个时空。这是我曾经迷恋旅行的原因。如果季节对应一些特征性的花卉植物，那么在中国南部有桂花，法国南部尤其是格拉斯山谷温润的微型气候里，应时绽放的则有晚香玉。这是一种从名字里便透出神秘与传说意味的草本植物。格拉斯并非其原产地，而适宜的气候以及出于香水产业驱动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种植工艺与传统，使得晚香玉成为格拉斯秋天的独特代表。

晚香玉依穗状绽放的乳白色花朵，玉洁花形下蕴含强有力的香韵，渐近暮色香气释放愈丰厚。清风一阵换凝香扑鼻。和学员们一起穿梭在花田，与植农们交流，鼻尖里香气跃动，牵引脑海

中光影忆画。竟被一阵阵熟悉感交叉引动：是桂花的身影。如桂花般貌似娇柔，却香漫力久；如桂花般花心中带蜜杏感，似将熟的软桃轻渗奶意。当然晚香玉的香气有比桂花更热辣更动物性的部分，却阻不断重叠的相似重影。仿佛又见江南万千百不厌的桂花树。而我，却身在千万公里之外。

我们通常理解的馥郁花香来自其丰富的芳香分子组成。一边为自己的乡愁吃惊，一边想为自己的鼻子证明。相信感觉还是相信感官？我查证了相关分析，这两样貌似毫无关联的花植，在香气组分里却有类似，甚至共同的分子组成。所以，没有无端的乡愁。感觉感官相连。

大自然有如一张神工精妙的多维织物，至美呈现皆来于丝缕相联，有形的，与无形的。可能我们以为的远去，在自然时空的怀抱里，不过是于地球的园林里漫步探寻。寻异，也寻同。

最美实在万物相连，又各有千秋。认识、赞叹世界，从而更好地理解、认识自己。

季节有轮回，人生有春秋，一把桂花青菜，就让整个秋天丰盈甜蜜起来。名请看本栏。

秋天的香气

傅杰妮

秋日之味
责编：郭影